藏本 :2005 年中短篇小说精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本:2005 年中短篇小说精选/　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ISBN 7-201-

Ⅰ. 藏…　Ⅱ. …　Ⅲ.　Ⅳ. I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第　　号

版次:　年　月第一版

印次:　年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开本:1/16

定价:　元

目　　录

吴川是个好女孩 …… (1)
卡门 …… (1)
二的 …… (1)
前面是梨树,后面是芭蕉 …… (1)
少年与花 …… (1)
忽然中年 …… (1)
土里的鱼 …… (1)
少女七一在 1973 年 …… (1)
保佑 …… (1)
高健壮的一天 …… (1)
与大师约会 …… (1)
铁锹·镢 …… (1)
一一之吻 …… (1)
蚊子 …… (1)
瓶子的故事 …… (1)
1974 年的婚礼 …… (1)
有过青梅 …… (1)
羊事 …… (1)
小说九段 …… (1)
替妹妹柳枝报仇 …… (1)
张大民的性生活 …… (1)
小说二题 …… (1)

吴川是个好女孩

·严歌苓·

有个人想我。说是想得紧,想得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血流成河、叫做芝加哥的大都市,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吗?关于芝加哥,丑闻已经够多了。关于我的丑闻,也够多了。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个人之间。用间谍术语,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对方和我一样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

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是洗得干干净净、喷过科隆、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在白色浴巾下,摊得新鲜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好吗?——好极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错?超级棒!我们开始?——当然。雌性肉体偶然也有,坦率买卖,我卖的是力气,她们买的是伺候。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做"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按摩师"。伪装

之下还有别的,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这时事情更简单,我和他都在局外,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完了事,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

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

信都在我的皮包里。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信、账单、化妆盒、日记本。信是最重的一部分。信的罗嗦都是关于一件事: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因为信如此的罗嗦,我越来越冷下心来。

写信的人在香港,叫做黎若纳,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是这样,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第二次为人妻,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个相簿。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她落下的东西很多:金项链、旧皮鞋、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我。于是,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

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黎若纳是谁?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黎若纳是谁?"她才放心,不再问了。这年我九岁。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再也不说、不骂、不伤心了。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擀饺子皮,她会把我拖到一边,搂一会,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脱口出来一句:"毒啊……"她指什么,你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么,你也明白了。

如果不走运,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如此的没用,还会拆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罗嗦。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臭不要脸。她说:不要那样笑,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她说:再敢那样走路——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走到哪,现世到哪!我从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说话,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谁有这样的牙齿、头发、嘴角、眼神呢?它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黎若纳的,它们要风流地顾盼、搔首弄姿,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一句词说:"……天下无敌!"外婆说:想得美,谁无敌你也有敌。你的敌人叫黎若纳。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体内附着这样一大敌黎若纳。银行已关门。没有关系,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手还年轻吧?豆蔻年华的十指,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支票面额都不小。八十,一百。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枪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渐入佳境,登峰造极。这双手和他们,也不知谁糟蹋了谁。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像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又来了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妙的收入。机器响了,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我转过身,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

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秋天的夜晚八点,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躲闪着,走得贼一样快,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枪手们醒来了,暗娼们容光焕发,酒鬼们摩拳擦掌。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我的步子不快不慢,他们假如有好戏唱,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 Party 来了。我买了一份鸡沙拉,鸡是前天的,生菜是昨天的。要背叛黎若纳,就要吃垃圾。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眼馋、手馋、身子馋。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无美食、毋宁死。外婆的进化论:偷嘴、偷东西、偷人。

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到鼻腔和脑子里。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他们就输了。非乞丐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咕哝一声:对不起,没有零钱,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我从来不给乞丐钱,因为黎若纳总是给。黎若纳总是要"行行好"的,她该对她的丈夫和她生

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她“行行好”是缺乏主次的,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三十岁,红色蜡染衬衫,白喇叭裤,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你能想像不!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在店里就吃下去。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六把椅子,她没有座位,站着也是一样吃,一样不露寒伧,秀雅闲逸地吃,眼睛漫不经意地看着外观,为自己放哨。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刚刚在柜台前站定,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一个男人说: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黎若纳一回头,好了,她口福艳福都来了。黎若纳真觉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我现在能想像他们,马上配对儿,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男人那低调的高贵,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使黎若纳摇身一变,成了个无家累、未生育的女郎。男人把她带上楼。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许多高贵的美食,外貌是不花哨的,比如牛油清蛋糕。黎若纳太识货了,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的才华的机会。机会来了。叫做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黎若纳自染、自裁、自制衣服、裙子、乳罩。一万个人里,你一眼就能把她找出来。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要么过分宽大,要么过分窄小,合身的衣服多平庸。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我那时六岁,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

地铁经过一个站台。我看见站名了。黎若纳罗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这个站上去,有一个座二十六层的公寓。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

走廊。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

那个楼我不陌生。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我的伏击不成功。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十月是个好月份,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它好还好在黎若纳停止哆嗦了。

茹比四十岁时,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我们是很无望的。她是同性恋,我连异性恋都不是。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也丝毫建立不起来。茹比在效区上班,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

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得多。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三块钱也开支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电话,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情爱是件暴烈的事。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相互间大声交谈。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听音乐、和人交谈。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同时干的每件事都干了就忘,没一件算数。

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头发真多,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我心里说,转过你的脸来。脸还真的转了。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而非,

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原来什么都是伪装:她既不野也不匪,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那样舔舔嘴唇,十足的嗲小妹。笑起来她总是手背一提,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有什么可挡呢?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也就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的小腿,脚在后面,人挺到前面去了。我就明智,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黎若纳毫不顾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照样喇叭裤、短裙子。

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她把脸转向我的那一刹那,我把头调开了。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只要她回头,我就转脸。她的动作、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她一甩头发,多有看头啊!我在给人按摩时,这样一甩头发,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很多很多的头发,很有质感分量的头发,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我自恋是没错的了。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因为她上有我。

不对,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我背上的汗毛刷的一下全部竖立。

茹比付了钱过来,我已让过十来人去我前头取食了。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太近了,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她很强烈,眼神、姿态、话语,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我可以待在暗地,让亚洲女孩在明处。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你他妈的在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

我说:谁?

她说:是谁无所谓,反正你不在和我一块吃饭。

我嬉皮笑脸: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茹比,谁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

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茹比说。要不要给你们介绍?茹比强烈的眼睛看着我。

我皮很厚地说:好啊。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

茹比突然站起来,走了。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不和女人腻歪。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我有什么办法?本来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话一讲出口变了。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

我放下塑料刀叉,无趣极了。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我拿起皮包、外衣。茹比突然高大地又冒出来,在长条餐桌对过。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看着我:怎么样?

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我把手伸过去,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茹比坐下去,狂吃起来。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谢天谢地。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虽然生硬、干燥。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应该说,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我的父亲就在这个角度欣赏她吗?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他们一面想:祸水祸水,一面就趟了进去,谁也挡不住。

我一面吃,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同时盯亚洲女孩的梢。同时做三件事,前两件都不算数。我说:洛伦教授你和弗洛尹德长得一样。他说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他说: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我说茹比夸大了,我半途而废。不过舞蹈物理学家无论如何都是废。他说没错,和文学写作一样,早学成早废,晚学成晚废。

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他应该反驳一下,说,真是个有趣的学科!可他说:你看,我就这么废人子弟。

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亚洲女孩站起来,又去排队拿吃的。她拿了烤小排、煎鱼块回来。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贪嘴的女孩。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我接过洛伦教授的名片,看了一眼。她叫佳士瓦。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

摩。他要走了,手还得给他。他握住它,这回握得不干不净了。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纤素手?那样一握就稣在你手里了?

手放开我,他眼睛一垂。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他已明白握手时代他走得远了点。一个缺乏廉耻的环球、时代,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我刹那间收回神志,目送他走进人群。茹比一会也不让我纯情,问我:一夜还是两夜?

我说:你还有点眼力。他不是白痴。

茹比说:读读他写的小说你再发言吧。

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她也就跟了他跑了。我在外婆严酷的训导下,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我好的事可做。

茹比上课去之后,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在街上瞎逛。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能挖出金项链、翠戒指、玉手镯,和一扎用丝发带捆住的信。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他的继母去世,把这个翠戒指给了爸。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个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拽不动推不动。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外婆成了只老狗,在米缸里刨啊刨,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外婆管爸叫"我儿",叫我管她叫"奶奶"。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外婆立刻倒下,说是心脏病猝发。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

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沙啦啦啦。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并有一点浪漫。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我怕谁呢?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谁还会要我的性命?楼是正派人的楼,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我出了电梯,面对长几和假花。假花后面有面镜子,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来这儿无非是我太好奇了。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最好别开,我已经没好奇心了。门一开,我们全都没了退路。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

门却开得很快。果然是她。她的娇嗲原形毕露了:一身乳黄色室内服,背上一个小帽子。她像个吃母奶吃到二十岁的孩子。我说:咳!

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用英文说:难怪!今天在学校是你吗?

我说:你说呢?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

她把我请进屋。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应该先打电话来。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我说有一阵了。她用英文,我用中文,说着进了她的客厅。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陪不是。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全是别有用心。二十一岁已经是个打扮的老手,遇到什么,打扮什么。黎若纳穿不全体的衣服,让人过目不忘。

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

不坐了,我马上还有事。

她说:是吗?

我已经明白了。她没有想念我。什么都是黎若纳的操办。外婆把黎若纳的信放在米箱里,她以为这样就当了爸的家,爸就不想念黎若纳了。我嘴上说:早想来看你,一直都抽不出工夫。

她说:是嘛?

她这句话有点惹我恼火。好象说:谁相信呀?这年头同父同母的亲姐妹都嫌多余。

她冷淡,别有情致的冷淡。黎若纳说她想我想得上火。太滑稽了。我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个城市有个想我的人。我中了计。黎若纳无非想让我和她相互监视。或者她觉得她二十一岁的女儿在凶险的芝加哥得有个保护人兼保姆,于是我就光荣入选。她问我想不想喝口热的,茶或咖啡。我说我马上要走了,不耽误她时间了,大概她功课很紧。她说那好吧,下次吧。你看,她就这个态度,来也行,走也好,都随我便。这个叫吴川的子孩。

我问她功课多不多。她说比在香港时好些。我又问她喜不喜欢她的选课。她耸耸肩。她全无所谓。我的谈话欲望给她的无所谓刺激起来,说我刚才听她弹钢琴了。她两眼一瞪,问我:什么时候?

我说上楼。

她说她已经一个月没开过钢琴盖子了。

我的自作多情原来可以导致美妙的琴声。我说那我听见的大概是你楼上或者楼下的人弹的琴。她说不可能,这种防噪音的窗子怎么可能把琴声从几层楼上漏到马路上呢?太好了。从这一点上看,吴川也是黎若纳,不懂不情世故,不知给人搭台阶让人下台。

厨房突然响起一声哨音。她跑出去,回来时端了一杯茶,不卑不亢往我面前一放。她什么时候去烧的水?我一进门她就打算请我喝茶?我说既然茶也烧好了,我就坐会。她脸容毫不因此改动丝毫。她问我习惯坐蒲团吧?她特别讨厌沙发和椅子。她从小干什么在地上。那也是一种豪华,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把桌子、沙发、床延伸成整个地面的。至少地面得有资格去当桌子、沙发。它至少得够干净,或者够柔软。那个金子堆大的老少爷惯使着母女别出心裁。

吴川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不饿。那说那么一顿自助餐,大概是不会饿。我想那她问我吃晚饭没有干什么呢?她把一盘自烤的通心粉放在我面前。吃不吃自便,她无所谓。通心粉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烧茶时她已经把它热上了。我毫无胃口,做出热情让她看了出来。她说不饿就不必吃,她明天可以当午饭。我问她自己吃过晚饭没有。她叫我不必管她随时都吃得下去。

冷场总是发生。她不懂冷场在这样的划时代相见中不可以频繁出现,因为哪一个冷场都可能导致终结。我在一个再也救不起的冷场中站起来,说哎呀,得走了,不然要迟到了。她眼里露出莫名其妙来,好像说:并没有挽留你呀,你早就可以走的。

哪天我请你出去吃饭。我走到门口时说。

吴川笑一下,说好啊。她没有说:你有空再来我这儿吧。也没

有问:你家住在哪里?

我又是一阵无趣。她没等我走到假花就关上了门。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风打起哨来,芝加哥一夜间变色,一派铁青,树叶落完的枝干瘦削而锋利。我的生意红火,男人们在铁青色的大都市渴望温情。最丑陋、低下的温情,一百元可以买到。吴川的手连钢琴键也不屑于摸。手得好好洗,恶狠狠地搓上洗手液,一遍、两遍、三遍。不祥的芝加哥初冬,人们都胡乱约会,只要不是独处就好。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佳士瓦和吴川。吴川只是要把我落在她家的丝巾还给我。佳士瓦说他有两张舞剧票,他的伴黄了,一张票多余下来。他本来准备去剧场门口卖掉它,但他不愿和一个陌生人挨着坐。我说谢谢了,很荣幸他不把我当陌生人。他说顺便一声吃晚饭。我说就在他学校附近选一家。因为我必须从吴川那里拿回我的丝巾。

晚餐时我粉墨登场。佳士瓦把我提拔成"非陌生人",我得领情。选了一条黑裙子。这是我第一次买不减价的衣服。没什么新鲜想法,穿黑色总混得过去。佳士瓦在门口抽烟。他又让我心动一下:抽烟的男人现在是以稀为贵。蜡烛、鲜花、音乐,餐馆的人全是窃窃私语。今晚他想走多远?脱下大衣后,我说我一会要出去等一个人。他说叫那人到里面来,也一块喝一杯。我说约好在门口,只拿一件东西,她就走。佳士瓦做作俏皮:是"她"?那我放心了。

一杯酒下肚,我们放肆了不少。可以把罪责推到酒上。我站起来,向侍者要我的大衣。佳士瓦也要他的大衣。我说他何必去风里陪冻一场?他说是吗,在刮风?和你在一块怎么不觉得呀?要没有酒,这种初级殷勤比较倒我胃口。我还是不要他和我一道出去。他说他得确定一下,我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她"。我把大衣还给侍者,说好吧,我打电话叫她进来吧。我们重新坐下来,都有点累。我赶紧倒酒。渴了酒不会把许多事看穿,或者看穿也不要紧。我和佳士瓦眉来眼去,脚也不老实了,在桌布下碰上也不躲开。我怕什么呢?怕佳士瓦相上吴川?他比吴川大十六岁,别逗了。吴川比我优越?当然"二十一岁的白痴都比我优越,何况吴川不是白痴。我的

确怕,这我得认账,我怕吴川向佳士瓦展示一个纯情、青春的我。一个二十一岁的我,没经历过遗弃,没让一大锅汤烫伤过,没有在游泳池边吸引过许多残酷的追询目光。佳士瓦马上会比出优、劣,任何男人看见了原版就不再会要残品。我的嫉妒心毒辣起来:吴川拥有的太多了,劫走了属于我的太多了!

我把电话拨通。吴川淡淡的声音出来了:你这就出来吗?她吃准是我打的电话,"哈罗"都免了。我告诉她,到了餐馆门口,往里走,走到右后角。她说好的。我想,佳士瓦假如对吴川显露出兴趣,我和他就从"非陌生人"降一级。这个大都市"非陌生人"是最正常普遍流行的关系,连我和吴川都是这种关系,大家余地留得大着呢,缺了谁也不会受不了。

刚放下电话,吴川已经站在我面前。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罗说你早来了干嘛不进来?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说:不太冷。她手在大背包里摸。我说:把包拿下来,坐会儿,想吃点什么?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我看见一条暗金的弧光。非常古雅的一条长纱巾,自来旧,金色很含蓄、暖昧,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变色龙似的,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

"你要吗?"吴川问我。

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

"很漂亮!"我说。那给你吧。她也是漫不经意地把它往我椅背上一搭。我谢了她,她像没听见。叫她坐下吃点什么,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得马上回课堂去。再转过头,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

很漂亮。佳士瓦说。

丝巾还是女孩?我问。

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

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他视力只有零点一,

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佳士瓦说。

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

不过我先见到你的,先入为主。

我把丝巾拿过来,崭新的气味、质感。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的一揉,和她乱七八糟的书、笔,绒衣塞作一团。她是真不经心,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她为了来见我,早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她今天下午去了 Marshfield 还是 Bloomingdale,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和,她认为我配更华贵的东西。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如此而已。所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餐门外的芝加哥受冻。

主菜来了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佳士瓦不断看表。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我讲的是我和父亲、外婆的生活。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我告诉佳士瓦,外婆买了五只螃蟹,也养在米缸里。也缸可以养肥螃蟹,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这样过春节就能吃上完全不宜时的螃蟹。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外婆用手去刨,手指被钳住。我解救外婆时,发现了一扎扎的信,大部分是给爸的,一小部分是给我的。黎若纳多的是时间,用写信消磨。

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也爱你父亲。佳士瓦说。

她很滥情。反正她有的是感情。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

你妹妹大概是个最幸福的女孩。

大概。

我们起身,佳士瓦为我穿大衣。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脖子上。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黎若纳一次要从香港回来看我。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我妈星期五来看我。第二个星期五,我还

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怕探视时间过了,黎若纳给挡在楼下。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被捆绑在大大小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她从鼻子里插的氧气管里对我笑,问我见到我妈没有。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第三个星期五,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她是一个女军官,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第四个星期五,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说她下星期肯定来。第五个星期四夜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黎若纳还是没来。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谅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爸说她已到达,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黄胆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违反医院规矩,他不管,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儿。半年后,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在隔音室里的咆哮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够了,不必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五个星期五,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把她自己也累着了。我可累不起了,连上楼梯都得爸背。隔音室的门又关了。爸还在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她的借口打动了爸。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也只能打动他。外婆去世前,叫我把米缸里的信全烧掉。她说: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的话,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花人”。

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语词是及不上的。语句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那么矫揉造作。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要是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他会不会还拉它?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任何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